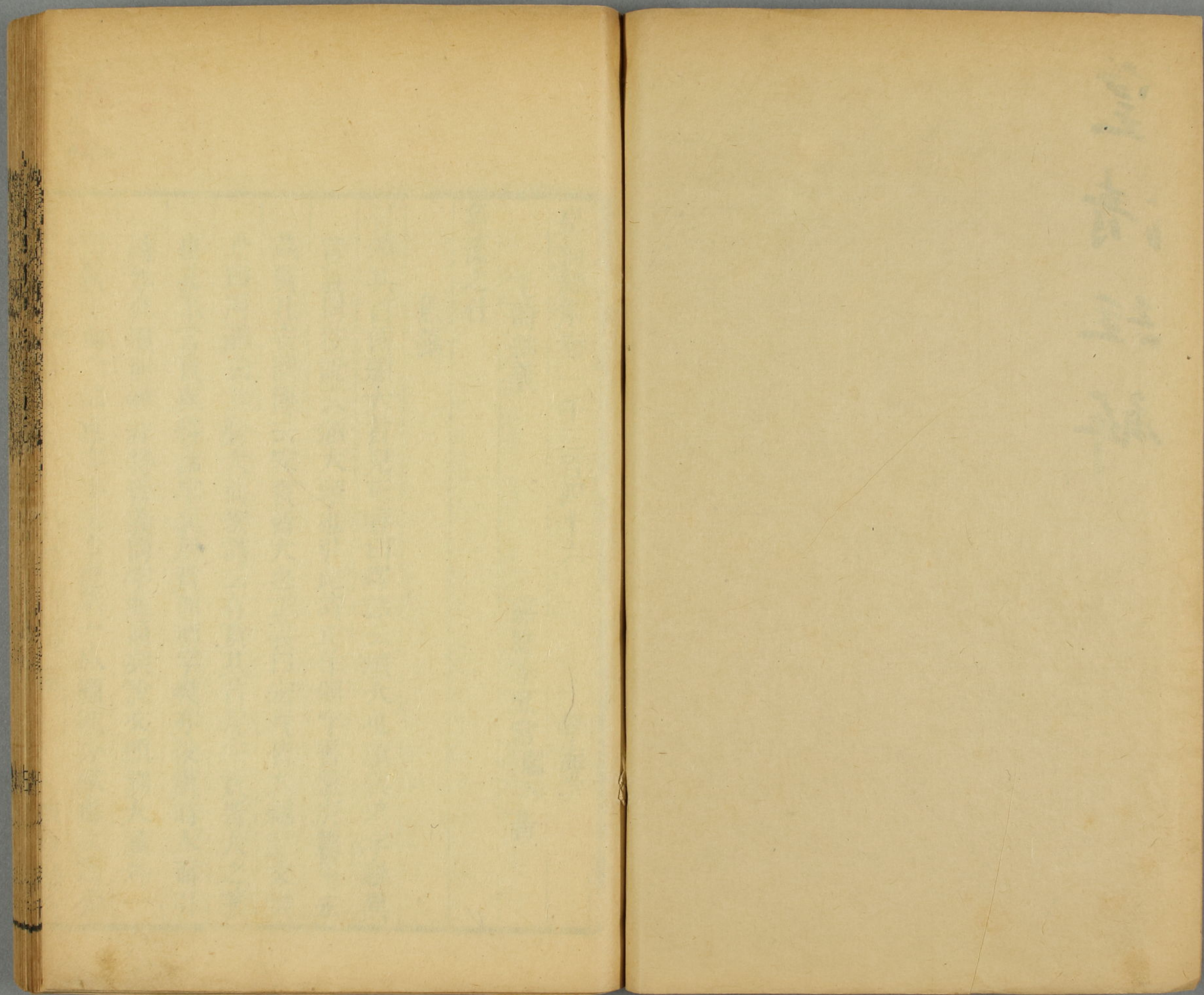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12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六

學海堂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 補平 著

魚藻之什

魚藻

20
140

有頌其首傳頌大首兒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按說文頌大頭也引此詩正作頌字書盤庚篇用宏茲賁孔安國傳云宏賁皆大也正義曰宏賁皆大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大之義也孔不言賁與釋詁字異則賁即墳字樊亦後漢時人而引詩如此墳與頌非特音義同字並通矣說文頌訓大頭外一曰鬢也而宀部寡字下云少也从宀从頌頌分賦也故爲少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四十六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一庚申補刊

則與班班同故徐音布還切然許言从頁分聲不如釋文符云反爲得矣廣韻作盼云大首兒音汾

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序下釋文云樂音洛篇內唯註八音之樂一字音岳餘並同如陸則經中樂字亦音洛正義述經曰在于鎬京樂此八音之樂如正義則經中豈字訓樂音洛樂字音岳箋以八音之樂釋經中樂字而上云豈亦樂也則豈訓樂音岳說文云豈還師振旅樂也故鄭依而用之陸孔皆失箋意白虎通曰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

德不飽故傳曰天子之食時舉木王者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據此知天下平安萬物得所然後可作樂飲酒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法宜徹樂而亦豈樂飲酒詩人所以刺矣

采菽

采菽采菽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釋傳曰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从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又釋箋曰言三牲牛羊豕者解傳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

爲太牢也按傳分別羊豕明以太牢爲牛蓋少牢羊豕加牛而爲太牢是太牢之名本以牛定古太太一字說文云牛大牲也又曰牛爲大物然則爲物大故曰太牢東都賦云嘉珍御太牢饗李善註引大戴禮曰牛曰太牢是古亦有名牛爲太牢者唐人稱牛奇章爲太牢公本大戴及此傳也傳不言牛箋言牛羊豕又言牛俎正釋傳太牢二字正義說誤傳無三牲字箋忽云三牲疑傳原本云菽所以芼三牲旣三牲通以菽芼復云羊苦豕薇者蓋謂尋常燕禮用羊豕則以苦薇也箋云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申明傳芼三牲之意其所以通用藿者以王饗則有牛俎以其汁爲鉶羹故通用藿芼之公食大夫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說文芼字引禮記曰

鉏毛牛藿羊豕豸薇彼是諸侯禮此是天子饗禮或當有異故三牲皆以藿正義載定本箋三牲下無牛羊豕字則是直云三牲芻以藿其文更明如此讀傳箋較爲直快似亦可備一說也

威沸檻泉傳威沸泉出兒檻泉正出也正義引爾正釋水亦作
 檻泉不云字異釋文云檻銜覽反徐下斬反引爾正亦作檻
 泉爾正釋文經作濫而音胡覽反仍是檻音是唐時爾正檻
 濫二本並行而音皆从檻也廣韻濫泉胡覽切與檻同在上
 聲汎濫盧瞰切在去聲一字而音義迥別說文引此詩作濫
 徐音盧瞰切緣說文濫有三義一汎也一濡上及下也一清
 也雖引此詩而無正出涌出之訓故从去聲音之玉篇濫作

澧云涌泉也而音盧瞰切則非矣當依釋文廣韻

言采其芹箋云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尙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按說文芹云楚葵也从艸斤聲徐音巨巾切造云菜類蒿从艸近聲周禮有造菹徐音巨巾切天官醢人職云芹菹兔醢徐仙民音謹是周禮本有作造讀者釋艸云芹楚葵郭註云今水中芹菜邢疏引本艸別本註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竝堪作菹及生菜玉篇造云藁蒿也然則造卽荻芹故許叔重以爲菜類蒿此箋引周禮作芹未知箋意定指何種然俱生水中俱可作菹則造芹原通耳

紼纒維之傳紼綷也纒綷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舟人以

紼繫其綷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釋傳曰紼訓爲綷綷是大紲紲訓爲綷綷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紲繫而維持之釋箋曰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按孔以綷爲繫傳意或然箋卽未必然矣箋言以紼繫其綷則綷亦是繩索之類韓詩纒訓笱說文箋云竹索也笱云箋也玉篇紼云索也梁簡文樂府云芙蓉作船絲作紼紼與笱一也以韓詩訓纒爲笱例之則綷不爲繫說文綷云系冠纓也在冠爲系冠之繩則在舟爲系舟之繩卽纒也箋蓋言舟人以大紲繫續其舟上之纒在岸上牽制以行之不至汎汎然而無所定也纒爾正作纒

角弓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傳駢駢調和也不善繼檠巧用則翩然而
反正義曰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納于檠中此弓
已調和而言檠者蓋用訖內于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
檠繼卽緹縢也傳言巧用明是旣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
檠義爲然按孔以繼卽緹縢非傳意秦風小戎竹閉緹縢傳
云閉繼緹縢繩約也是繼乃竹閉緹是繩謂以繩約此繼也
周禮弓人註云繼鞬也儀禮旣夕註云秘弓檠也弛則縛之
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弓人註引詩作竹秘旣夕註引
詩作竹秘又言秘古文爲柴鞬秘柴閉四字音義實通說文
榜云所以輔弓弩檠云榜也如鄭禮註則繼檠皆竹閉之別
名如說文則檠又輔正弓弩之名此傳言繼檠巧用謂繼以

檠之巧而用之耳釋文云繼弓鞬也檠音景弓匣也以繼檠
爲二器亦誤

弓人六材幹角筋膠絲漆也幹爲弓表角爲弓裏皆弓之體
也筋膠絲漆所以成弓之用也幹有柘櫪桑橘木瓜荆竹無
一定之名餘五材之中用角爲多故名角弓傳言調和謂用
角調和正釋經中駢字駢本从羊从牛从角說文解云用角
低仰使也引此詩解解角弓許氏稱用毛氏古文低仰便正
與調和義合用角二字妙與傳義申成正義謂駢駢爲角弓
之狀謂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蓋別有角弓如北狄
所用非也說文弣云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弣此自弩之別名
訓以角弓亦謂用角多耳又云觶角觶獸也狀似豕角善爲

弓出胡休多國此乃真北狄之角弓而不可以釋此詩
老馬反爲駒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正義釋傳引說文引內則
皆作咳釋文云孩本作咳是孔經本作咳校書者誤改之也
孩爲咳之古文毛詩本古文从孩自當然必改作咳乃合正
義原本

如食宜饅傳饅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饅釋文於
據反徐又於具反說文食部無饅字勺部餽字云飽也从勺
毀聲祭祝曰厭餽徐音已又切又乙庶切卽此饅字故于食
部不更收今世饜飫字作食旁天誤也當作饅或作餽幽王
不親九族骨肉相怨縱能設族食族燕之禮不依法度族中
老人亦有不得飽者傳意蓋言此等老人如有食卽宜飽如

有酌卽孔取極言老人之性情非謂王賜之食王飲之酒也
知者上傳言孩童慢之當亦父兄所親見固無望于王能食
之而酌之矣傳箋不同正義合述似誤

毋教猱升木箋云毋禁詞又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
進孫毓難之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
云毋乎正義釋箋謂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
言其樂善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詞以體
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述經云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
升木已言非禁王又言如人之禁彼申鄭不明按此章毋字
與上章不顧其後同皆指王身而言上章言馬老矣而反視
爲駒如人老矣而反慢爲孩童王自不顧其後日年老亦如

是耳其實老人之性情如有食則宜餽如有酌則孔取何可
慢視乎此章言王自爲禁止毋教祿升木遂謂其未必升耳
王自不以塗塗附遂謂其未必著耳其實祿善升塗善著如
人有仁義教之則進故君子有美道小人卽樂與之連屬也
經意箋意如此非詩人禁王亦非人之禁彼也

雨雪漙漙見曉日消按下傳云浮浮猶漙漙也則漙漙不應無
傳釋文云漙雪盛兒此三字是傳文誤奪當補入箋云喻小
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
張平子四愁詩序曰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
水深雪雰爲小人自屈原以來詩義如此箋以雪消喻小人
之誅滅非無本也傳以曉爲日氣箋以曉爲日將出其氣始

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韓詩劉向俱作聿消毛作傳時
經當是聿字聿遂也言雪見日氣而遂消也箋作曰消云雪
今消釋則是未消之詞以日將出之氣不能消甚盛之雪也
傳箋各別未可強同

莫肯下遺二句毛不爲傳釋文云遺王申毛如字婁王力佳反
數也正義用以述傳曰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
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
慢之行按說文新附屢字徐鼎臣以爲後人所加婁卽屢也
賓之初筵屢舞僊僊毛訓屢爲數故王子雍用之擲北門政
事一埤遺我傳云遺加也亦可用以述傳此經下字當指王
說言王莫肯下加以啟教故小人數爲驕慢也傳意當然

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正義曰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按釋詁云鳩樓聚也釋文云樓从手本或作樓非此詩釋文又引作樓正義則引作婁不言與詩字別則爾疋本有作婁者是婁樓樓三字並通說文婁本訓空空故能斂聚史記天官書云婁爲聚衆張守節曰婁三星爲苑牧養犧牲以供祭祀亦曰聚衆占動搖則衆兵聚金火守之兵起也而律書云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內卽斂納是婁自有聚斂之義不煩通借樓樓箋當據史記爲說未必一依爾疋矣

如蠻如髦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髦西夷別名正義引牧誓曰彼髦此髦音義同也按說文髡髮至眉也髦云髡或省漢令有髡長是髡卽髡之或體鄺柏舟髡彼兩髦內則總髦俱作髦是字通之証釋文云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尙書同音莫侯反然徐鼎臣以切韻音說文髡字只作亡牢切舊音爲當詩人言小人無良王若不啟敎則將日肆其驕慢勢必行若蠻髦我是用大憂之不數年而驪山禍作豐鎬之際徧地皆戎平王避亂東遷棄爲秦有自幽王十一年庚午下至漢高帝元年乙未入關淪爲夷狄者五百六十有五年詩人之言蓋早有以知其禍變之極矣

苑柳

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按鼓鐘憂

心如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古者从由之字亦作留
鄭清人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搯是由留一聲此蹈从足从留
則聲與妯同故傳亦訓動動卽慟也檜羔裘中心是悼傳悼
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箋以傳訓悼爲動而妯蹈亦皆訓動
是毛讀妯蹈爲悼傷之悼故申傳曰妯之言悼蹈讀曰悼是
毛義與鄭一也正義用王肅孫毓之說述毛恐非毛旨
曷予靖之傳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澣害否
皆爲何也按傳如果爲何則曰曷何也可矣何爲又轉爲害
傳意蓋讀曷爲害言王有禍害使我謀之也周南害澣害否
傳正義無釋用鄭述毛此云皆爲何亦是鄭義曷覃傳曷何
也三字乃是誤本亦未嘗訓害爲何也

都人士

彼都人士箋云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正義曰士者男子
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
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按敘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此人士當據長民者言襄
十四年左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以贊子囊子囊楚令尹
正民所望矣論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
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曰使四方曰從政則士之稱上兼大
夫箋言人有士行亦謂長民者正義泥箋此言以爲庶人誤
也下三章士與女對可如孔說此章士與民對經文本自不

同知箋必不以士爲庶人狐裘黃黃序所謂衣服不貳從容
有常也萬民所望統下三章士女序所謂民德歸壹也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
本末無隆殺也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爲密也綢者綢
緻之言故爲密也按說文綢云繆也絜云麻一耑也繆云臬
之十絜也一曰綢繆是綢但有綢繆之訓說文又云周密也
此傳蓋讀綢爲周故云密直綢周聲近假借耳孔謂以綢爲
密誤綢當音職流反釋文直留反仍從綢字音之亦誤此士
女俱言民德歸壹士舉笠撮卽外以徽內女言綢直卽內以
見外互相足也傳意密直俱主心言箋以密爲情性直爲操
行傳箋不同亦當別述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
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正
義引詩爲韓姞相攸引左氏傳姬姑耦而于尹氏但言世爲
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不詳尹氏所自始按晉語文王諏于
蔡原而訪于辛尹韋昭註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則尹氏
爲史佚之後自文王時有之矣然尹是氏非姓十月之交正
義言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
專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其意依鄭以
皇父七子爲厲王時人大雅常武經太師皇父下云王謂尹
氏嘗疑宣王命皇父爲大將卽命皇父自擇司馬彼經尹氏
當卽爲皇父之氏但毛鄭所不言未敢臆斷而汲郡紀年云

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五年皇父作都于向實以尹氏皇父爲一人是幽王時節南山之尹氏卽十月之交之皇父也如毛義皇父爲褒姒親黨則是姒姓爲文王后妃太姒之族如鄭義爲厲王后親黨則申國姜姓正義以豔妻爲姒姓箋無是說爲后稷母姜嫄大王太姜武王邑姜之族故以爲皆周室昏姻舊姓說十月之交者近儒多從毛義則尹氏姒姓爲確鄭樵通志以尹氏爲少昊後者誤也此箋雖易傳而尹本訓正左傳云姑吉人也姑亦訓吉仍與傳義申成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輦厲也輦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釋傳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詞則厲是垂帶之兒故以厲爲帶之垂者按凡言帶

俱指下垂者言非謂束腰者故玉藻云肆束及帶言約結之餘齊于帶也爾正云絲帶以上爲厲言水深及于帶之垂處也說文云帶象佩巾之形亦指言其下垂者傳以帶旣是下垂之名而經復言垂帶則是帶末有物垂之同于厲矣箋達傳意故以輦囊垂下名裂者釋之言帶末所垂之飾如輦之有裂鄭以毛亦讀厲爲裂也古者如而字通厲列聲同孔以厲爲垂兒非傳意

采綠

終朝采綠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釋文芻楚俱反艸也是箋文乃草字今汲古閣本作菜誤當改正

五日爲期傳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于時乃怨曠五日六

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
是以憂思按首章行役踰時望君子之歸也次章追憶初別
情事遇進御之期而遲君子不至也三章四章又追憶君子
在家時狩則我覬其弓釣則我綸之繩且得見魚之多有倡
隨之樂也此傳五日一御正釋經中期字五日六日皆是實
情實事箋以經爲期是君子與之期歸不應近在五日故易
傳則此章亦是踰期怨曠之詞孔晁謂毛以六日不至爲過
期之意非止六日正義謂毛以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
之至六日而不至尙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皆以
期爲歸期故述毛迂曲而不知此章爲追敘初別正應言五
日六日乃爲得其實也

言綸之繩箋云綸釣繳也又云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
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于矢而射謂
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于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
作繩此猶今人接綰謂之繩綰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
與弋其繩皆生絲爲之按說文綸云青絲綬也徐音古還切
緡云釣魚繫也从糸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繫云生絲
縷也是綸與緡字別而爾正釋言云緡綸也則二字通鄭因
以綸爲緡而以釣繫釋之說文繩云索也凡釣用絲而不用
索此經言繩箋云爲之繩繫非繩索之繩也禮記深衣云繩
取其直玉篇云繩直也此繩當訓直言君子如釣則我當爲
之申直其繫綸與上句弓字對繩與上句覬字對經不言其

繩而言綸之繩言我則爲其鈞綸之是直也正義謂與之作
繩釋箋殊欠分曉

黍苗

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又云其所爲南行之事旣成召伯則
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曰蓋者疑詞亦爲發端又曰此詩人
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
故爲皆也未釋蓋之何以爲皆按蓋去入兩讀禮記檀弓曰
子蓋言子之志于君乎釋文蓋依註音蓋戶臘反何不也是
蓋與盍通爾正盍合也說文合云合口也皆云俱詞也合口
俱詞其義則一故曰猶皆而蓋古太切皆古諧切古者四聲
未分音同義亦得通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傳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箋云召伯營
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
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正義曰
旅屬于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以其所司各
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按箋言以兵衆行則徒行是步卒
御車爲甲士徒御卽師旅之人而旅卽屬于師誠如孔說而
傳劃分四者其意不得與鄭同傳不言兵車徒御當爲召伯
隨行之人僕從則徒行官屬則御車不在師旅之數崧高云
王命傳御遷其私人傳云御治事之官也箋云傳御者貳王
治事謂冢宰也是當日同行尙有冢宰召穆公以上公爲二
伯主九州諸侯之半自當依諸侯之制行則師從冢宰雖天

子之卿下于二伯自依卿制行則旅從此經所以言我師復言我旅旅不屬于師也傳意當然

肅肅謝功傳謝邑也序言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觀經此句而知之也召穆公在宣王時事業多矣獨舉營謝之事者是時宜曰奔申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紀年幽王十年王師伐申此詩蓋爲伐申之役師旅困苦還歸無期詩人不欲顯諫託召伯營謝以微諷之序所言卿士卽皇父也若曰召伯爲卿士則爲謝平其水土皇父爲卿士則爲謝謀其國都刺皇父正以刺幽王也申侯之先曾爲卿士南邦是式諸侯屬焉采菽菹柳之作刺王之無信而甚蹈蓋諸侯稍稍畔矣爲幽王者正當善撫申侯以勸

來者乃反興師伐之甚非宣王推恩申伯意也卒章云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幽王安心伐申此其所以卒致驪山之禍也夫申伯宣王時遷國于謝故此經言謝傳亦止言謝邑不復表申焉

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阿然美兒難然盛兒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正義釋傳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兒釋箋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按傳不言阿爲阿那亦未言阿是枝葉條垂孔自誤釋傳意耳傳言阿然美兒統指桑身以經上三章首句俱言有阿然後言葉也箋言枝條

長美正申傳意言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亦與傳利人不殊
未可強爲區別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遐遠謂勤藏善也
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勤思之
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
焉能勿誨乎按禮記表記引此詩鄭註云謂猶告也此箋訓
謂爲勤因序言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故隨文易訓曰勤思
卽思見也曰誠不能忘卽盡心也引論語愛之句申明勤思
忠焉句申明誠不能忘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
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畧同故引以爲驗
似鄭引論語專以釋中心二句者誤也藏當作臧陸氏釋文

經正作臧之故箋訓爲善正義不辨藏臧字別知正義本亦
作臧後之校書者依俗本改之也

白華

序箋云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正義曰褒國姒姓言姒
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按褒姒褒人所入因冒褒國之姓
實則龍縻所生並無氏姓故箋以爲字也古婦人以字傳者
多矣說文娥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嫫云台國之女周
棄母字也餘嫫珂嬭婁嫫嫫嫫嫫嫫嫫始改姓炊皆云女字而
改玉篇作姐改云紂妻也姐改爲字褒姒亦爲字可知娥皇
姬姓姜嫫姜姓曷嘗因姓爲字乎正義說誤

滌池北流傳滌流兒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

無恩意于申后滌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正義曰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汚下引豐以灌溉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而決而入豐亦爲北流按傳不釋池字箋雖言池水之澤未言汚下之池觀下復云豐鎬之間水北流其意亦統指諸水耳上林賦云終始灞澹出入涇渭豐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李註引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澹豐鎬潦潏凡八川諸水惟涇在渭北餘俱北流入渭俱可灌田不必定引豐水也水經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酈註云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又云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滌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于鎬毛詩云滌流兒

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鄭元曰豐鎬之間水北流也滌池後人附會酈言信然鎬池之名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當是周時水名酈亦不引以證此詩則知所謂滌池者非池矣此詩與無羊皇矣召旻之池毛皆無傳陳風東門之池傳云池城池也召南江有沱傳云沱江之別者此滌池已非城池則毛意與沱同故不復發傳說文沱字徐鼎臣註云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此說誤也隸書之興先于二篆沱池作篆是一隸體各殊說文大字用小篆註文用隸渙字云益州池名淨字云魯北城門池也海字云天池也汪字云一曰汪池也汪字云深池也潢字云積水池沼字云池沼汚字云一曰小池爲汚以上皆从水从也浸字云水出魏郡武安東北

入呼沱水滋字云一曰滋水出牛飲山白陘谷東入呼沱以
上皆从水从它澆字云水流兒从水彪省聲詩曰澆沱北流
引詩正作沱字然則凡水決出別流者皆得爲沱漢志扶風
鄠縣下云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鄠水出東南又有澆
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上林賦註云澆水出杜陵今名沔水
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水經渭水又東北
逕渭城南而沔水注之又云渭水又東與沔水枝津合枝津
卽決出別流也酈註曰沔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澆水
也故呂忱曰澆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澆水聲而非水也
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五侯王氏大治池沼引它水入長安
城如酈註則沔水別流又有它水之目蓋卽此經之池矣

卽烘于燂傳卽我烘燎也燂炷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
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飩之饔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
者也我反以燎于炷竈用炤事物而已按傳先釋卽烘句次
釋上句傳意謂人取桑薪宜燎于炷竈以養人喻王取申后
宜主中饋以母養天下今反廢黜之也箋以桑薪不用於饔
飩之饔而用以炷竈喻申后失所易傳也正義謂爲申傳合
而述之誤矣釋文烘說文巨凶甘凶二反此說文舊音也今
徐氏音說文烘呼東切依釋文則爲廣韻三鍾字依今本說
文則爲一東字舊音爲是說文烘本从共聲

有扁斯石傳扁扁乘石兒王乘車履石正義曰上車履石之兒
扁扁然也釋文扁邊顯反又必淺反按如傳則當音芳連切

也

綿蠻

止於丘阿傳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正義辨丘阿一物是也又引卷阿以證則微誤彼是大陵曰阿乃阿之卷然者此則丘之曲而阿也毛惟釋此二句道之云遠以下皆無傳正義以箋士爲末介从大夫而行述之按序云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傳意當言鳥則止託于丘阿人則止託于仁人今仁人在遠不得依託我心之勞當可如何大臣無仁心豈復望其飲食教載我乎如此述傳較與序合

命彼後車箋云後車倅車也正義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

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副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按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所言皆兵車萃卽倅也是兵戎副車專稱爲倅古者卿行旅從黍苗我師我旅箋云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此箋言卿大夫出聘則後車正是戎車之副故鄭以倅車釋之正義謂聘問之事當與朝祀同名誤也倅又作遼說文無倅字新附有之春秋昭十一年左傳釋文云遼說文从艸今說文造云艸兒未引左傳如釋文則說文原本造字引左傳遼氏之遼矣廣韻

造字通文選馬融長笛賦註引說文曰筵倅字如此又江淹擬顏延之詩註引說文曰筵倅字如此是說文造字下又當有倅字如此四字亦如絲字註云虞書丹朱如此毉字註云虞書髦字从此也

瓠葉

君子有酒傳幡幡瓠葉兒庶人之菜也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又下章箋云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土禮立賓主爲酌名按傳以庶人二字釋經君子白虎通曰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于民故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是君子得爲庶人也傳意以庶人尙不以微薄廢禮王有牲牢饗餼乃不肯用所以爲刺箋以君子爲有賢行者又謂庶人依土禮則以經獻酢醕皆是士禮與傳義迴殊正義混而同之惟以鄭有兔斯首爲異誤也

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曰斯爲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按箋如果以斯爲鮮必曰斯當爲鮮鮮白也今箋先云斯白也又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謂世俗之人以斯白之斯作鮮非鄭謂

當作鮮也又云齊魯之間聲近斯謂以斯爲正齊魯之間語猶如此也爾正釋詁云鮮善也釋文云鮮本或作誓沈旋云古斯字是鮮斯二字本通說文霽云从兩鮮聲讀若斯是鮮讀斯爲正也春秋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註云白頭兒思與斯聲同故斯得訓爲白正義乃謂斯當作鮮非鄭意釋文云斯毛如字鄭作鮮音仙亦誤二章箋云鮮者毛炮之謂新殺者亦非鮮白之謂也

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正義曰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按文選西都賦云陳輕騎以行魚李善註毛詩曰魚之燔之毛萇曰以毛曰魚薄交切毛上有以字可知是合毛而魚唐初本經傳如此

釋文云炮本作魚而載傳亦爲毛曰炮陸孔俱所未見此傳當從選註也

漸漸之石

序言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正義謂毛以首章上四句爲征戎狄下二句爲征荆舒鄭以首章上二句喻戎狄不可伐下四句爲征荆舒按鄭義具在箋誠如孔說毛初無此義不過以傳言漸漸山石高峻六字在首章上四句下王肅孫毓皆謂征戎孔因據爲毛說耳毛作傳時本不連經山石高峻自釋首句後人以傳文散付經句中此傳當在首二句下誤置在第四句下傳意果爲統釋征戎第三章豕涉波月離畢何以又不

統釋且首一章有山有川山石高峻非可以釋川也總之毛
釋首二句餘皆無傳可同于鄭而斷不可以王孫二家爲毛
說正義曰定本集註役下無人字其箋註亦無人字俗本有
者誤也今本序役下無人字而正義釋箋兩言役人久病亦
屬不檢

維其勞矣箋云邦域又勞勞廣濶言不可卒服正義曰廣濶遼
遼之字當从遼遠之遼而作勞勞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
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
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按上林賦酈鎬遼瀾漢書師古
註遼音牢文選李善註遼卽勞也說文正作勞昭七年左傳
隸臣僚服虔云僚勞也遼與僚僚俱从寮聲是寮勞音義得

通然釋文云勞如字孫毓云鄭音遼則自孫以前皆讀勞勞
爲魯刀切也

有豕白蹄箋云四蹄皆白曰駭釋文云駭戶楷反爾正說文皆
作豸古哀反按釋獸云豕四蹄皆白豸說文豕部無豸字豕
字註云豕走也从彡从豕省徐音通貫切而心部慘字註云
怨恨也从心豕聲讀若腴腴與慘俱戶佳切則豕聲亦可讀
戶佳切矣古文豕亥爲一字故豕有亥聲戶佳切卽亥聲也
玉篇云豕豕走挽也此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
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
涉入水之波漣矣以離其繒牧之文參之豕走之訓說文豕
字卽爾正之豸無可疑者箋作駭正義謂駭與豸字異義同

玉篇穉有胡來古來二切

荇之華

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按漸漸之石篇經有武人東征與序相應其爲王師征荆舒無疑此篇經無用師之事序言如此特著作詩之由于經無所當也箋以爲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而閔之傳意未必然首章傳荇陵荇也將落則黃次章傳云華落葉青青然以荇華興周室華以喻興黃落以喻亡也卒章傳云牂羊墳首無是道也三星在罍不可久也喻將亡不久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云治日少而亂日多則作詩之意顯然矣是傳以經三章

皆爲閔周室將亡傷已逢之無出師之事知我如此我卽詩人自謂正義皆同之鄭說不可从也

傳言將落則黃箋言荇之華紫赤而繁陸疏亦言其華紫色當無誤矣正義謂如釋艸則荇華本自有黃有白因以傳箋所言合之爾正謂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此過信爾正之失傳箋之訓不必全依爾正說文莢云荇之黃華也此正訓也荇云艸根也一曰艸之白華爲荇卽不用正訓矣且釋艸云荇陵荇黃華莢白華荇謂荇有黃白二種名莢名荇耳其紫赤一種則別爲大菊蘧麥本艸謂陵荇卽茈萋廣雅云茈萋麥句蘧蘧麥也釋艸蘧麥郭註云一名麥句蘧卽瞿麥本艸瞿麥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

大蘭陶註云一莖生細葉華紅紫亦可愛卽此詩之莒華矣

何艸不黃

何人不矜箋云無妻曰矜外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按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又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此白虎諸儒之說以釋此經與箋義合先王用兵上承天道下體人情若此今征役踰時至于無人不矜其亡可翹足而待矣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箋云棧車輦者正義辨棧車非士車役車非庶人車以爲卽鄉師之輦从箋義也按唐風役車毛

不爲傳此以棧車爲役車者說文云輦輓車也棚棧也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輦與棧別然則以竹木爲棚故謂之棧車民間常用徵以供役故謂之役車固非巾車所言之棧役亦非鄉師之輦車矣箋云輦者謂輓車之人耳亦非必以爲輦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六終

南海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四十六

李庶常毛詩紉義

三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七

學海堂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大正文王之什上

文王

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按
經言陳錫哉周春秋宣十五年左右傳引此詩云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造與作義同序依經爲說也經內言命者凡八
箋言受天命而王天下於昭于天箋言故天命之以爲王使
君天下亦依經爲說也洛誥及緯候註多言赤雀丹書自是
嗜奇愛博之故及箋此詩乃無一言及之蓋其慎也正義乃
廣引緯候之註以釋受命非箋意矣

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正義不釋乃字按爾正釋詁云維侯也其上文云侯乃也傳乃字釋經中維字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正義釋傳曰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按傳升接天解陟與在帝三字下接人解降與左右三字易泰卦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下接人正是左右民其義當音佐佑箋云順其所爲則是順其左右之宜其字當作ナ又隸書今不用ナ又字通作左右是傳箋義別正義合述之誤也

疊疊文王傳疊疊勉也釋文云疊音尾按徐鼎臣說文俗書云疊字書所無不知所从無以下筆易云定天下之疊疊當作媿疊卽疊字然則易詩爾疋所有疊字殆是說文疊字隸書假借作疊音門門與勉一聲之轉疊疊文王卽勉勉我王故毛以爲勉也箋不言疊當作勉以毛已讀爲勉故曰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不復破字正義引釋詁不言疊之何以爲勉故詳之

不顯亦世傳世者世祿也正義曰仕者世祿孟子文如孔言則傳世者當作仕者今本誤也當改正

侯于周服箋云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子周之九服之中正義曰王肅云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眾毛

于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按上章傳訓侯爲維此不發傳則當如字下經殷士膚敏傳云殷士殷侯也正義釋傳謂此殷士卽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下傳以士爲侯則此經侯之爲君傳意顯然正義以子雍之義爲毛說誤也

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移易按不易毛無傳故正義同之鄭箋俱爲不可移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未詳何據

大明

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按春秋隱八年左傳云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言天子于諸侯因其所由生而賜之姓報之土而命之爲氏諸侯之臣以王父字爲氏或以官以邑爲族族猶氏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古者姓與氏別史記五帝本紀曰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秦本紀曰柏翳姓嬴氏始皇本紀曰姓趙氏高祖本紀曰姓劉氏姓氏合而爲一學者譏之今觀此經以任爲氏都人士謂之尹吉氏姓並稱箋云尹氏姁氏周室昏姻之舊姓崧高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以姜爲氏然則氏姓大同太史公未可妄議氏姓所以得並稱者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

鄭註曰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正義曰正姓若周姓姬本于黃帝齊姓姜本于炎帝是也庶姓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是也是子孫共姓而別氏仍謂之庶姓則氏亦可稱姓也晉語黃帝以姬水成說文云黃帝居姬水以爲姓而姬酉祁已滕葳任荀僖倭偃依十二姓皆黃帝之子由姬姓而分實則氏也故任姁可稱爲氏晉語云炎帝以姜水成說文云神農居姜水以爲姓伯夷爲炎帝之裔帝堯卽以其本姓賜之實則氏也故姜可稱氏猶之陳胡公本舜子孫武王賜姓曰姬命氏曰陳而說文云虞舜居姚墟因以爲姓居媯汭因以爲氏是武王改氏爲姓以賜胡公實則媯亦氏也正義謂婦人稱姓不知此經實以任爲氏與尋常稱姓者不同傳言任姓

互文以明姓亦可爲氏耳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述毛謂盡其婦道于大國正義以爲不詞孫毓以京爲京師正義謂裸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不得爲京師又以孫毓爲不通按鄘風景山與京傳云京高邱也皇矣依其在京傳云大阜曰京皆別之爲邱阜公劉篇乃覲于京無傳而京師之野傳云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野大釋京眾釋師與此京釋大正同公劉得爲京師何王季獨不得爲京師王肅稱大國誠非毛旨孫毓未爲失也此章周京並稱下經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正申明此句白虎通曰何以知卽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又論三

軍引此二句云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後漢之初諸儒皆以此經之京爲京師同于毛傳但毛于文無稱王之義則所謂京者是後人追稱觀造舟爲梁傳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于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傳意謂當日但以造舟爲備禮其後武王有天下周公制禮乃定爲天子之制故曰王基乃始于是則公劉王季之京當日亦但爲大眾所居其後乃以爲天子之居而詩人追正其稱也

有命旣集傳集就正義曰鳥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以集爲就也按書顧命曰克達殷集大命蔡邕石經集作就小雅小旻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集作就是古集與就通

故毛以爲就也

在洽之陽傳洽水也正義曰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如孔言是傳之洽水特因渭水推而知之也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逕郃陽城東酈道元註曰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縣卽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爲大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在北漢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于城南側中有漢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漢水東流東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卽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如酈註實有郃水傳非假渭水推而知之矣郃陽

漢地里志說文俱作邵史記魏世家作雒陰合陽此詩作洽
音義同

倪天之妹傳倪磬也釋文云韓詩倪作磬譬也正義引說文倪
譬諭也合韓詩釋之述經云言尊敬之磬作是天之妹然言
尊重之甚也此與箋言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合傳意未必然
也文王嘉止傳云嘉美也文王已嘉美大妣之賢則必真知
灼見得其異于常人之實左傳室如縣磬本又作磬是磬與
磬同爾正釋詁磬與悉俱訓爲盡磬悉一也傳言文王嘉美
此大邦之子磬悉爲天帝之女弟故其文德能安定而善祥
也倪釋文牽徧反與磬字一聲之轉故可讀爲磬釋詁云閒
倪也閒是閒謀之閒說文倪譬諭也一日閒見孫刻宋本說

文作一日閒見與釋詁合蓋媒氏往來閒見其實與磬悉義
同轉勝譬諭之義矣

親迎于渭傳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
也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相配故備禮而親迎
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妣之有德故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
其宜故備禮也按傳箋俱言賢聖而意各不同婚姻之經周
公始定夏殷世質未必六禮俱全由文王尊敬大妣一賢一
聖配合得宜故特備六禮後遂沿爲定制是箋言賢聖意重
備禮故上箋歷言求昏問名卜吉納幣之次也傳以經言天
妹則是天帝女弟非人所得而婚今文王親迎于渭已居然
爲賢聖之配是由天妹句轉出賢聖二字只作人字看其意

非惟不重備禮且亦不係于賢聖若必賢聖而後親迎非賢聖即可不親迎乎無是理也傳箋不同正義合之誤矣大姒家在洽水之北經惟親迎于渭者由渭厓北上至大姒家中限兩漢水故下句言造舟爲梁矣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定本傳會甲作會甲兵則箋云會兵亦同于傳正義謂傳爲會值甲子之朝非也但以傳爲會甲兵亦非毛意按傳已言會甲也卽云不崇朝則甲有未終一朝之義會甲蓋疊甲之省文也說文疊云日月合宿爲辰从會从辰辰亦聲徐氏音植鄰切玉篇疊云

時真切日月會也今作辰又音會廣韻十七真不收十四泰載疊字黃外切經典言日月合宿或作會或作辰各从疊字之半而辰亦作晨說文辰云房星天時也晨云房星爲民田時者晨云晨或省是辰晨一字爾疋晨云早也說文晨卽晨字云早昧爽也暈云晨也从日在甲上然則經會朝是疊之省文故傳讀辰而訓暈甲則暈之省文雖屆朝且而時尚暈故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楚詞哀郢云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王叔師註云甲日也朝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聰明也王子雍以甲子昧爽述毛則以會朝爲甲朝亦無不可惟會何以得訓爲甲終無文以明之耳

綿

綿綿瓜瓞傳興也綿綿不絕兒瓜紹也瓞瓞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綿綿然若將無長大時正義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又曰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瓞按爾疋釋艸云瓞瓞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瓞小瓜也紹繼謂瓞子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瓞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是紹繼卽爲小瓜如箋義當以先歲之瓜喻嚳經中瓜字爲近本之實其小如瓞喻自后稷以下如傳義則直以瓜紹如瓞喻大王遷岐初時尚未隆盛至胥宇築室以後乃日見隆盛也正義云云兩失毛鄭之旨瓜有二義豳風七月爲瓜之

本名此詩之瓜在爾疋則爲紹在說文則爲瓞說文云瓜瓞也瓞云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庚葢近本實小不及近末實大故云微弱瓞與紹一也

民之初生傳民周民也正義曰此時在豳言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按大王居岐國號尙仍豳舊文王始改號爲周此傳言周民者周卽周原謂周地之民也觀下句自土沮漆傳訓爲用居沮漆明是已居周地故曰周民非代號也孔以首章爲在豳時事故爲此說耳詳見下條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本章末二句傳古公處豳狄人侵之引孟子云云箋云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

發鄭以首章爲公劉居沮漆是未遷岐時事次章乃言大王遷岐故以傳引孟子爲二章發詳觀傳意實不然也三章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周頌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岐地自有沮漆水經漆水篇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渭酈註引闕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又言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柴谿謂之柴渠西南流注岐水又渭水篇註云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渠水南流大樂水注之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卽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牧龜於岐

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洋逝俱爲一水南與杜水合俗謂之小橫水亦或名之米流川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卽岐山矣此下岐水又東合中亭川水注于雍水而注渭是漆水在岐山之北西南流合岐水而逕岐山之南岐水當卽沮水酈註于前鄧泉東流注于雍云自下雖會他津猶得通稱故禹貢有雍沮會同之文此雖道元誤引禹貢亦可證岐水合雍有沮水之目岐地有沮漆故傳以爲古公遷岐居之二章三章乃卽岐下周原而築室也漢志扶風杜陽下云杜水南入渭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公

劉自郃之幽未嘗避狄當爲大王是漢人已有此說若爲公
劉居之是未遷時事不應至大王時尙云未有家室也幽地
亦有漆沮周本紀大王去幽渡漆沮漢志漆縣漆水在其縣
西元和志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北流注于涇唐新平卽漢
漆縣今邠州也沮則未詳幽地之漆注涇以入渭岐地之漆
合杜岐雍以入渭而皆在涇水之西馮翊之漆沮一名洛水
者則在涇水之東正義于此詩漆沮引書孔安國傳漆沮一
名洛水誤也

傳引孟子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正義曰韓奕箋云梁山在
馮翊夏陽縣西北鄭于書傳註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
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幽適周當

踰之也按漢夏陽梁山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春秋成五年
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彼梁
山乃近河西自幽適周何緣踰之史記秦始皇帝三十五年
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時漢書地里志好時縣有梁山宮秦
始皇起好時爲今之乾州梁山在州西北五里自幽適周梁
山必由之路鄭書傳註岐山在梁山西南當指此山正義乃
引韓奕之梁山非也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
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
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又曰覆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
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

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按考工記搏埴之工二有陶人旅人
甗盆甗鬲庑皆陶人職之此詩之陶當如考工土與壤別禹
貢孔安國傳云無塊曰壤釋文引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說
文云壤軟土也釋名云壤壤也然則土粗而壤細陶其土壤
謂以塗墍屋也傳讀復如窶說文窶地室也窶之穴之猶言
爲窶爲穴初無取土復築息土不用之意史記文帝紀云郎
中令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塹瘞事者索隱曰復音
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塹之卽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
也又音福箋云復于土上卽反還之義則取土復築息土不
用當如孔說其云皆如陶然亦謂如陶人之治土也正義以
箋義釋傳又以陶爲窯失之說文云窯燒瓦竈也其窶字引

詩乃作陶窯音搖陶音桃何可同也

未有家室傳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正義謂古公
在豳之時迫于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家室又
謂豳地實有寢廟宮館此言未有者以文王在岐而興本大
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翼翼
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
文之勢云云總緣以此章同之鄭說爲在豳時事故欲言其
無而豳地實有欲言其有而又明與傳違故遁而爲立文之
勢夫他凡小事或可以有作無宗廟之事至尊至重豈可意
爲有無以就吾立文之勢哉此言尤非理也大王初居沮漆
岐土未開故傳以爲未有寢廟家室耳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按此到沮漆次日相度廟室之事寢廟未
作不敢一日而安故于次日即走馬相度春秋昭二十五年
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註展魯大夫欲與公俱
輕歸劉炫云欲其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不知此經古公
在商世已單騎矣漆水由岐山北西南流合杜水岐水而後
屈而逕岐山之南則在西頭水滸較多故曰西水滸循水而
至岐山再至周原次第如繪古公已相於是及大姜相之聿
來猶遂來自沮漆到岐至近之詞也書傳略說曰遂杖策而
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修奔而从之者二千乘首章民居
沮漆即同遷之民故此章胥字不再及之若以此章爲述在
豳始遷時事不應惟言古公夫婦二人更無一語及于百姓

古之聖王以得民爲重篤公劉篇言公劉自邠遷豳積倉橐
囊亦首言民也

莖菜如飴傳莖菜也茶苦茶也箋云膾膾然肥美其所生菜雖
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正義引釋艸莖莖艸晉語寘莖於肉郭
璞賈逵之註斷以爲烏頭按釋艸前文尙有齧苦莖郭註曰
今莖葵也葉似桺子如米泔食之滑邢疏曰齧一名苦莖可
食之菜也又曰本艸唐本註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
莖菜葉似蕺花紫色者內則云莖莖粉榆是也本艸云味甘
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艸謂之大苦也爾疋明言苦莖郭
註不言甘苦而本艸獨云味甘殆未可信說文莖云莖艸也
从艸及聲讀若急此即郭註所謂烏頭者也又大篆从艸字

中有堇字云艸也根如薺菜如細柳蒸食之甘从艸堇聲此
卽齧苦堇也然則堇艸本苦蒸之乃甘周原之堇則不待蒸
而自甘者故詩人美之與釋文引廣疋亦謂非烏頭箋統言
性苦蓋以爲苦堇也正義以烏頭釋之殊失箋旨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正義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
契爲開也又曰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註云開謂出其占
書也是旣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畧直言契開耳如孔言則契
與開是兩事傳開字疑誤按以火灼龜謂之契灼龜所以問
吉凶也說文卜云卜以問疑也貞云卜問也占云視兆問也
孫云卜問也然則凡卜皆是問疑文選潘元茂九錫文爰契
爾龜李善註引此傳曰契問也當从選註

自西徂東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
也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从水潄言也正義引鄭志
答張逸而斷之曰發豳西南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
周也按尙書禹貢道渭傳正義說豳地漆沮云彼漆卽扶風
漆水彼沮則未聞誠以水經註言漆縣漆水爲豳水杜陽縣
漆溪爲岐水而沮皆不言所在今孔言從沮水之南不知欲
以何水當之鄭答張逸云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
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
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鄭志言初未有
从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之說孔誤讀鄭志因以誤解此箋鄭
于首章自土沮漆箋云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

鄭以彼爲豳水也三章周原沮漆之間箋不易傳則鄭意岐地亦有沮漆是以答張逸云正東乃得周此箋云據至時从水澣夫至時水澣卽至岐時之水澣是鄭以漆出岐山北西南合杜岐者爲西水澣爲自西方而東至周原莫明于此矣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旣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巖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爲繩也正義述經曰營度位處立繩正之釋箋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按玉篇繩云直也度也東京賦云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薛綜註曰周公繩度之合于制度訓繩爲度傳意亦謂不失繩度之直耳箋則以營釋繩營亦度也是傳箋于經繩字皆不訓爲繩索傳言繩謂之縮箋言以索縮其築版此方是索以縮是約束必當有繩釋縮版句非指經中繩字也正義合經註繩字而一之實與經旨乖違非僅失毛鄭之意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箋云度猶投也築牆者桴取壤土盛之以薨而投諸版中正義述經曰旣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于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釋傳曰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按古者度與宅字同故度可訓居書稱懋遷有無化居史記稱奇貨可居居有積貯之義言居積此土于版中也正義述經言居于版中而釋傳引度地以居民彼度是圖度彼居是民居與述經之言自

相逢戾傳勸勉二字釋經薨薨謂百姓勸勉積土之聲薨薨然眾也王子雍以薨薨爲亟疾正義用以述傳非毛意

柞械拔矣箋云柞櫟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球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孔依陸疏以柞杼爲柞故于此箋訓柞爲櫟謂據時人所言按詩爾正柞櫟二木別說文柞櫟柞三木別陸元恪以唐風苞柞爲柞櫟郭景純註爾正柞杼亦云柞樹陸又以秦風苞櫟亦爲柞櫟于是柞櫟柞三木混而爲一說詩者分苞柞及二雅之柞爲一種苞櫟爲一種從陸疏及郭註耳三木說文原別此詩之柞如果爲柞箋應云柞柞也如爲秦風之櫟則櫟乃無火之木淮南時則訓云官獄其樹櫟高誘註云木不生火惟

櫟爲然周禮夏官司燿註云冬取柞櫟之火則柞之非櫟明矣箋意謂柞樹自名櫟不關於苞柞苞櫟也

混夷駢矣箋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正義曰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于混夷又曰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服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卽伐也按孟子文王生于岐周趙邠卿註謂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又齊宣王問交鄰孟子稱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周與混夷鄰境自后稷受邑以來已然不待殷之末世孟子以文王爲以大事小此箋言文王無征伐之意聘使過境驚走奔突卽與事之同書傳

言受命四年伐混夷者乃奉天子命非以其終不臣服文王自伐之也若然混夷近周而采薇出車說伐西戎之事往反踰年南仲由朔方而并伐西戎深入且千里者案驗此經混夷駢矣維其喙矣則當文王時混夷畏威已舉國外徙其故地周似兼之召旻篇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當謂此時迨受命四年與獫狁犄角而起紂命伐之采薇序稱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蓋爲患于中國非爲患于周其犬夷伐周一日三至乃帝王世紀之言不見正經難可據信文王始終無自伐混夷之事也

駢矣傳駢突正義曰說文云駢馬疾行兒

今說文云馬行疾來兒引詩

云混夷駢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按說

文駢云馬突也則疾行未卽是突駢他外切突他骨切古者四聲無別駢突音同音同者義可通故傳讀駢爲突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盜賊奔突張載註曰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以駢爲突李善不以爲誤是晉唐時經有作突字者殆三家詩如此然則駢突古字通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正義曰喙之爲困則未詳按方言云殫飢倦也倦卽困玉篇殫云困極也或作殫殫云困極也亦作喙廣韻殫云困極也詩曰昆夷殫矣亦作殫喙是殫殫喙三字通毛讀喙如殫故云困也說文引此詩作犬夷咽矣其訓爲息息亦有困義詳見假樂篇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云虞芮之質成而文王動其綿綿民

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正義曰虞芮既平歸周益眾
文王于是動其大王初生之道言大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
長之使王業益大也按以生爲生王業自是箋義傳訓蹶爲
動蓋指民生觀引虞芮爭田讓田末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
十餘國正釋蹶生二字言天下民生歸周者多蹶赴如恐後
也正義以箋述傳未得毛旨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七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八

學海堂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瀚平著

文王之什下

棧樸

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
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正義曰傳惟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
此爲祭矣按郊特牲云裸以圭璋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
瓚以祀廟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郊特牲言裸玉人言勺言鼻爲
瓚自明尙書顧命曰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孔安
國傳曰大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

所奉王已祭大保又祭報祭曰酢正義曰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又引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尙書惟言秉璋彼正義以璋瓚釋之何于此傳獨謂毛不言瓚而定爲非祭祀乎古文尙書與毛詩同出子國解書多用毛傳如大禹謨仁覆閔下謂之旻天伊訓湯有剋桀之祖皆本于毛顧命傳半圭曰璋卽用毛此傳是臨淮亦以毛義爲祭祀故依而用之王肅引顧命但謂從王行禮此自子雍之誤安可據爲毛說鄭知傳意以瓚申之傳與箋同不必分也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

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曰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復引趙商臨碩兩答及易書詩之註謂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末按瞻彼洛矣常武箋以六師爲六軍明師軍無別此箋獨分晰師軍人數非無故也文王大明綿三篇經有文王所言制度爲後人追稱之詞顯然易見此篇次三篇之後序言文王而經變稱辟王周王則是據當時實事故周王壽考箋云文王是時九十餘矣年數旣據其實興師不當有異故以爲殷末之制臨碩以詩難禮答言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統答三文未遑細別趙商專問此經答言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

大數則乃稱軍鄭已明謂此經非著大數矣然則此經六師止有萬五千人箋依經立義不可謂非定說白虎通曰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東漢初儒者已作是說矣

旱麓

瞻彼旱麓傳旱山名也正義不言山在何處王伯厚始引漢志南鄭旱山以當之閻百詩又引後漢郡國志及水經註沔水篇云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池卽沱字也又引明一統志云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岬山上有雲輒雨按旱山玉篇廣韻俱作岬云山名在南鄭

然旱山有二水經下文云漢水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酈註引華陽國記曰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安陽魏改置黃金縣宋併入真符縣元省入洋州今其故城在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洋縣在南鄭東一百二十里而上旱山又在南鄭西南六十五里二山相距幾三百里是洋縣卽安陽亦有旱山但酈註于此不復言山意與上山爲一則漢江南岸自南鄭東抵洋縣綿亘濶遠宜其能興雲致雨矣詩喻大王王季千祿以貽子孫當時所詠已及荊州之山至文王而庸蜀盧濮首先被化實基乎此序所以言受祖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

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潔鮮兒黃流秬鬯也釋文云黃
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
正義釋傳亦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又曰定本及集註皆云黃
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于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
也陸孔所見各異而孔必以有飾字爲易曉者蓋謂黃金爲
圭瓚之飾謂毛訓流爲鬯也故其述經曰瑟然而鮮潔者乃
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
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于其中也又釋傳曰以器是黃金
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不知毛傳金字釋經黃字鬯也二
字釋經在中二字言黃金之勺所以流在中之鬯初非訓流
爲鬯謂金黃酒亦黃也如正義述毛以黃流爲鬯則橫益黃
金如以黃金爲勺則又橫益黃流進退俱違毛意此傳當从
釋文以無飾字爲得正義謂箋易傳而釋毛黃流又復同箋
不可从也

正義謂毛意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引大宗
伯云八命作牧謂鄭以王季唯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
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
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按如孔言則王季爲雍州
牧特加命而賜圭瓚耳然孔叢子載子思之言王季以九命
作伯于西若非東西大伯何以得稱西伯牧在雍州此詩所
詠又何以得及荊州之山乎箋亦言王季爲西伯不言爲牧
其言以功德受此賜者蓋雖東西大伯亦必有功德而後賜

以圭瓚秬鬯也

思齊

序文王所以聖也正義曰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謠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按言所以聖猶子思子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不專謠詠賢母所以者何肅雍是也故言本分五章今以毛義說之首章言大任齊莊嬀愛大姜徽嗣大姒齊莊則肅雍之本也二章言文王有所以順于宗神而神無怨恫有所以爲法于寡妻兄弟而人亦用迎其法于家邦所以者卽下文肅雍是也三章正言肅雍言家邦之人迎迓其法但見其肅肅焉爾雍雍焉爾蓋以顯臨之而人皆安而無厭所謂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四章言當日之民已安于文王之化故今日周民有大疾害人者不殄絕而自絕其功業之大豈不長遠乎此由文王不忘肅雍雖不聞而亦式于是雖不諫而亦入于是其性與天生物之德合民感其化至今皆相率而不爲惡也五章言民不爲惡故今日成人小子皆有德業有造就由古我文王無斁于肅雍令其臣下皆爲譽髦之士其性與天成物之德合人感其化至今相率而止于善也文王終始能肅雍茲其所以聖也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于神明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

公故云宗神也又釋箋曰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按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其說出于王子雍而以宗廟之神爲宗公則孔以已說橫爲毛義傳意初不如是尙書禮于六宗月令祈來年于天宗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凡言宗皆屬天神而伏生說六宗云天地四時馬融尙書註同之則六宗有天是天亦得稱宗神下不聞亦式二句傳云言其性與天合全詩無天字而傳云然知毛以此宗神爲天神言文王奉若天道先天不違後天而奉故天無怨恫也其所以順于宗神者卽肅雍是也箋以宗公爲大臣自成一義必欲抑傳而申箋殊可不必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御治也正義述經曰又以爲法迎治于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又釋箋曰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于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按迎治于家邦非惟橫益治字亦同傳于箋正義駁之是也但謂迎于家邦于義不通未得毛意刑于寡妻傳云刑法也此言文王之肅雍足以爲法寡妻兄弟皆法之然則迎者指一家一邦之人言迎其法于家邦皆將先正人倫後和親族也

烈假不瑕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痕故云皆病也又曰瑕已釋詁文按箋破字每云讀若某字此不言烈讀爲厲假讀爲痕則鄭所見經本作厲假也烈與厲

古字本通而假痕俱从段聲音同者義必通說文段云借也此外假云不真也假云至也三字本別今經傳段借假至通作假說文無遐字新附有之徐鉉謂或通用假詩中瑕字毛鄭或訓遠是瑕亦假字而聘義註瑕爲玉病則義又與痕通是假假瑕痕四字互通故箋以假爲病也釋詁云假已也正義引爲瑕已不言字異是唐初爾正假有作瑕者故箋以瑕爲已也說文癘云惡疾也痕云女病也正義引作癘疫疾也痕病也與今本說文異孔所據是唐初本也

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正義釋傳箋俱云古之人謂前世聖君非謂文王按此是箋義釋文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

厭于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如陸言則古人二句毛本無傳毛分此詩爲五章上章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云言性與天合也則此章古之人二句已解在上章性與天合內上章言有戎疾之人而不殄絕是與天生物之德合此章言令其臣下皆成譽髦之士是與天成物之德合孔同傳于箋雖緣所據傳有古之人無厭于有名譽之俊士十二字然古之人三字終以指文王爲得傳意也

皇矣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正義述毛曰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

眾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以之謀於是以之居言皆以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也按箋以四國爲密阮祖其可云與紂謀爲非道傳以四國爲有道其意必不得如正義所云書宅西曰昧谷今文尙書作度西曰桡穀臣瓚漢書註按古文宅度同下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此傳訓度居也是毛以度亦爲宅傳意言維彼四方有道之國天于是爲之謀與之宅也上帝耆之二句申明二國不獲乃眷西顧二句申明四國究度蓋又于有道之中眷顧岐周與序天監代殷莫若周合有道當謂八百諸侯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國其以紂爲惡者奄飛廉五十國耳不得謂之有道也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正義曰耆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爲惡也按周頌耆定爾功韓詩亦讀耆爲巨夷反云惡也爾正釋訓云居居究惡也唐風羔裘云自我人居居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皃居與耆聲同義可通故毛韓俱訓惡耳孔謂人皆惡已之老恐非

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正義引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又云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翳故曰翳也爾正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按今爾正云木自斃神立死樛蔽者翳釋文引爾正云木自斃神蔽者爲翳明毛傳與爾正異也而正義云云若不知爾正上文有木自斃神一句者豈孔所據爾正本無此句而蔽者翳句蔽作斃歟然陸孔同時爾正釋文博采諸家何以不載孔殆順傳爲說

也毛傳與爾正前後不可知縱使爾正在前而神字非詩所有菑翳二字正與詩同故毛讀蔽爲斃斃卽弊之或體說文弊云頓仆也菑爲立死則此當爲仆死枝柯枯朽橫塞道路故曰翳韓詩翳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亦爲死木與毛義同正義謂生木自倒恐非

其灌其桺傳灌叢生也桺桺也爾正釋木桺桺郭註曰桺樹似檍橄而庠小子細如栗可食今江東呼爲桺栗邢叔明引陸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輶又云禮記內則芝桺蔕楨是也釋文引陸疏亦云今人謂之芝櫚如邢疏及釋文則桺桺卽芝桺矣禮內則芝桺正義曰無華而實者名桺芝屬也本艸別錄云木生者爲桺地生者爲菌然則芝桺乃

芝菌之類與似栗之桺別此詩正義引陸元恪疏不云謂之芝桺意从爾正郭註然以經求之則二桺皆不可以解此詩蓋檍桺檍桺四者皆爲木名而菑翳灌桺爲一類菑爲立死翳爲自斃灌爲叢生皆非木名何獨以桺爲桺栗說文桺云桺也从木別聲詩曰其灌其桺云屋枿上標从木而聲爾正曰桺謂之榕說文稱用毛氏古文桺桺二字列于櫨枿之下櫨櫨桺椽之上初不以爲木名此傳桺桺當謂木之枝格相交上承下附狀如櫨櫨侏儒者耳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釋文云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按爾正釋詁云串貫習也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玉篇串云

或爲慣還。是串卽慣字通作貫也。古文貫作聿。嘯堂集古錄載周晉姜鼎云。令威貫通貫作聿。周南宮中鼎云。南國貫行貫作聿。是也。說文有貫字。遺字。慣字。而無串。慣二字。心部。患字云。从心上。貫卽叩亦聲。叩字註云。讀若謹。謹以藿爲聲。則患音如藿。與貫音同。又云。古文患作患。从心从串。是說文以遺。慣卽爾。正訓習之貫。以古文患卽爾。正訓習之串。串患字同。皆讀作貫。故毛訓爲習。而鄭訓爲混夷。貫與昆一聲之轉。混卽昆也。

維此王季。春秋昭二十八年左傳引作維此文王。此章箋內兩言王季。鄭本自作王季。傳文不顯正義同。鄭述之。按毛釋各句。度順此文與左傳同。而猶其德音傳云。猶靜也。卽不用左

傳矣。左傳九德中。周書諡法解有其七。惟猶與君無之。然則心能制義曰度。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毛依周書爲說。周書無德正應和曰猶。故毛自爲訓。明知有左傳而不用也。毛于各句不全依左傳。知首句必不作文王王子雍自用韓詩述毛亦未必其所見本真作文王也。

猶其德音。傳猶靜也。釋文作貉云。本又作猶。或謂左傳作莫。故毛不用德正應和之訓。然楚茨君婦莫莫傳云。清靜而敬。至此傳訓猶爲靜。毛非不知。猶莫音義並同矣。正義引釋詁。貉莫定也。今爾正作貉。莫謂定是靜義。故云。貉靜按大學定而后能靜。則定靜義別。毛訓爲靜。自是經文作貉。釋詁亦云貉靜也。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

王無有所悔也正義述毛曰以此王季之德比于經緯天地
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
而王季可以比之按王季之德比于文王自是箋義傳意未
必然也經言王季之德凡有六克比在六克之內此句比字
不連上文漢志日南郡有比景縣水經溫水註云越烽火至
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爲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
縣闕駟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己下言爲身所庇也此比字
讀當如之言王季以此之德庇蔭于經緯天地之文王耳上
章載錫之光毛謂王季錫文王以大位此章比字讀庇與上
章錫字意同其德靡悔自當指文王以此章兩言其德而此
其德句已接文王之後也

以旅傳旅地名也箋云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祖國之兵
眾正義曰上言侵阮遂往侵其蓋自其復往尋旅以上文不
見故于此言之按共與旅當是一地經中如泉水沸禰下言
出宿飲餞非有二地揚之水甫許卽申當日周人戍申非戍
甫許唐風揚之水沃是大名鵠卽沃都如此類皆是一地此
經上言徂其下言徂旅故知其旅爲一正義據王子雍說謂
別有旅地總緣未悉經有一地二名之例故解釋迂迴若然
徂旅卽徂其卽訓爲往其之兵眾亦何不可而傳必以旅爲
地名者蓋孟子引此詩作徂莒毛學原于孟子作傳時經字
是莒無緣解作兵眾而莒从呂聲與旅同故心呂之呂亦作
聲寫經者轉莒爲旅鄭乃訓爲徂國之兵眾耳因思孟子長

於詩所引當不誤如此句作祖莒則箋義阮祖共三國外復
有一國不解前儒難鄭申鄭何以不一及之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度謀鮮善也又云乃始謀
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按公劉嚳原
傳云小山別于大山也釋文經作獻字云獻本又作嚳說文
無嚳字嚳通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覽作獻羔是鮮獻古字
通傳讀獻原爲鮮原故兩處訓同度字毛不爲傳首章度訓
居此章與居岐對言則度亦爲居自大王居岐下傳至文王
沮漆之閒生齒日繁漸徙而出文王之宅鮮原蓋亦久矣經
于此言之者首章言此維與宅次章言帝遷明德尙未明文
王居在何處故于此表之曰度曰居曰在正與首二章相應

傳無于此時別起都邑之意正義述毛爲謀度強同于箋非
也箋雖以鮮原爲善原然云亦在岐山之南則未離岐山正
義釋箋既謂去舊都不遠又引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
據皇甫謐之言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地按漢志安陵關駟
謂周之程邑安陵今之咸陽在陝西西安府西北五十里在
岐山東約三百里不可謂不遠亦不得爲岐山之南正義誤
也雍州之地名原者多故書稱原隰底績如毛傳則凡小山
旁有廣平之地卽爲鮮原如鄭箋則鮮原卽善原初無一定
之名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汲郡古文云帝
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於鮮原皆武王宅鎬
以後事此兩鮮原不知的在何處但云伐殷圖商其爲鎬京

東出師行必由之路可知未有商紂在東周師乃向西而發轉由岐山舊都者也孔晁註和寤以鮮原爲近岐周之地本屬臆見說詩者或乃據周書竹書以當此經之鮮原未可信也

是絕是忽傳忽滅也正義曰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按春秋莊十一年左傳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註忽速兒文五年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註忽然而亡正義說蓋本此然釋詁卒泯忽滅俱訓盡也則忽滅義同忽亦可訓爲滅傳意謂絕之而又盡耳

靈臺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正義傳箋合述以箋爲申傳按傳意言不一日而已有成似神靈爲之正釋臺之所以名靈不然下傳囿沼毛且釋靈字豈于靈臺反無釋乎文選東京賦云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綜註曰不用一日卽成之深得毛意箋言不設期日是顧經勿亟爲說趙邠卿註孟子云不與之相期日限韋昭註國語云不課程以時日皆與鄭同傳箋別矣分述爲得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正義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云如孔言是文囿七十里七十里卽靈囿矣按孟子言于傳有之順宣王之問姑妄應

之意在與民共之諷勸宣王耳毛知孟子之意故此傳直言四十里以文王未爲天子也若然文囿四十里有雉兔者往來其中麀鹿白鳥何以能嬉遊得所則知四十里之囿與靈囿亦當有別周禮囿人職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鄭註曰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賈公彥疏云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如周禮註疏是小苑在大囿中故曰囿之小苑文王靈囿亦卽在四十里中爲小苑內以時觀遊節勞逸外以供四時之畋此囿又自有蕃衛以畜鹿鳥之等其外乃與民共之故鹿鳥能得所也傳域養三句統釋四十里之囿靈道一句專釋靈囿正義不爲剖析亦疏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釋文云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正義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箋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宮者言感于中和之至是毛如字而鄭音烏也上箋云鳥獸肥盛喜樂釋文云樂音洛下文於樂註喜樂皆同正義述毛於樂云於是作樂是鄭音洛而毛音岳也陸孔各異當以正義爲長釋文於字下當云於音烏毛如字於樂下當云毛音岳鄭音洛也

下武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按上

王配于京傳云王武王也此傳天子當謂帝辛言武王嬪茲天子當維順德也下經昭哉嗣服服事也卽嗣文王之服事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周德詞兼文武十三年以前武王固恪守臣節者也下篇序言繼伐而此篇序言繼文則是武王初繼位事序雖言武王復受天命特據卒章受天之祐而言此章的是服事傳義與經序相應箋以天子爲武王嗣服爲伐紂正義同鄭述之全失毛旨矣

昭茲來許傳許進正義曰以禮法旣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許之訓進爾正無文前儒以東觀漢記引作昭茲來御疑許字傳寫之誤按傳無讀若之例凡字異而訓同者明古字相通如度宅皆訓居誘牖皆訓道是也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許亦訓進是御許古通

文王有聲

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正義曰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邦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按皇矣維彼四國箋云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其也此箋四國卽皇矣之四國若以邦者等國當之則密須外尚有阮徂共三國是七國矣

築城伊瀋作豐伊匹傳瀋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瀋其溝也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正義謂天子之城九里十二里鄭有兩解典命註每

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爲疑詞以見二途之意
今按註禮在前箋詩在後此箋明言十里大小相偶並無疑
詞似豐城十里爲小于天子十二里矣然周書作雒解云乃
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方一里三百步
每步六尺計之九里得二千七百步爲千六百二十丈彼天
子之城九里而此豐城得十里者小司徒註云甸方八里旁
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
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匠人註云方十里爲成成閒容一甸甸
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然則築城伊減亦止有成閒
一甸之地其外以爲城溝是豐城八里爲小于天子九里也
說文云減疾流也以水或聲洫云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从水血聲此詩減字作洫爲正釋文云減字又
作洫

鎬京辟雒傳武王作邑于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于鎬京行辟
雒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按經兩
皇王烝哉箋于上章云文王武王今得作邑于其旁地爲天
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又云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
事又益大此章言武王于鎬京行辟雒之禮是鄭以兩皇王
皆爲武王傳于上章皇王維辟云皇大也不言文武此章始
言武王作邑于鎬京則以上章皇王爲文王此章皇王似爲
武王但既以上章爲文王此章不應有異文王受命之年毛
無明說鵠鳴傳言寧亡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

東都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文王篇正義已言之
是毛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同于古文尚書之說汲郡紀年
云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為受命元年三十
五年西伯自程遷于豐為受命三年三十六年西伯命世子
發營鎬為受命四年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
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九年在鎬明三年遷豐四年營鎬此傳
言作邑于鎬京實在文王時是毛以此章皇王亦為文王也
作之即應居之故下章宅是鎬京毛不復發傳經言考卜維
王為武王成之作引也鄭以史記周本紀及漢書書傳俱言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伐崇作豐為六年事明即崩則鎬京
為武王作之武王宅之傳箋不同正義不為區別疏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八終

南海桂文烜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李庶常毛詩細義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九

學海堂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補平著

生民之什

生民

時維姜嫄傳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姜姓者炎
 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正義謂箋本
 命秣序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引
 張融難毛為得鄭旨融言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明
 稷非堯弟按即有邰家室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
 后稷于邰是堯時稷為諸侯周本紀亦言堯舉棄為農師何
 嘗不用春秋文十八年左傳無后稷之名稷在八元一家之

說何可爲據融又言帝嚳聖夫姜嫄正如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按詩人之詞例得專美思齊大任文王之母不美王季若執魯頌謂稷但有母亦將據思齊而謂文王無父乎至姜嫄有廟別自有說周自后稷世爲諸侯天子非所宜祖不廟帝嚳禮亦不廟姜嫄闕宮傳引孟仲子說以爲祿宮是則姜嫄因郊禴而生子後王以爲嘉祥祀之祿宮以配上帝蓋自虞夏以來然矣周以先妣之親仍而不毀實非殊特立之也稷爲嚳子毛義實長箋之所言自成別趣必欲抑此伸彼未敢雷同

履帝武敏歆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从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又云祀郊禴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之曰棄按傳箋義別而大致相同誕寘之隘巷傳云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是毛意亦以帝嚳謂稷天生同于箋也感天之說已同于箋御夫與否可勿深求無論房闈之事非後世所得知假使復御于夫感天何礙許叔重說文姓字註曰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然則華胥履迹是生庖犧女登遇

龍攸降炎帝大電繞斗附寶實孕軒轅瑤光貫月昌僕爰懷
顓頊自古神靈之后靡不受精于天不係于夫之御不御矣
箋言肅戒據禮而言正義謂簡狄吞卵復御于夫姜嫄不御
何其泥哉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
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正義
釋傳曰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畧耳非訓達
爲生也按說文羊部牽云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𠂔部達
云行不相遇也从𠂔牽聲詩曰挑兮達兮廣韻牽達二字外
別有達字云通達音唐割切說文無通達之字牽讀若達實
兼通達之達卽毛此傳訓生之義玉篇牽云生也小羊也一

依詩傳一依說文然則經達字本作牽訓生凡婦人免身初
生者難已生者易先生如生猶言初生如已生義不係于小
羊也正義欲同傳于箋故云達非訓生誤會傳意載芟驛驛
其達釋訓統云生也

誕寘之隘巷傳天生后稷異之于人箋云天異之正義謂異之
于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
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按傳箋言異取
之于經祀郊禘者多矣不必皆得子今祀而卽得是一異也
人之生也類多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無坼副苗害是二異
也兒生而啼古今一致書云啟呱呱而泣斯干云其泣嗶嗶
是也后稷經三寘之後始呱然而啼則初生時不泣可知此

其尤異于人者故傳箋皆以爲天異之非必有奇表異相也
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正義釋傳自字愛起不釋腓字傳
本無腓辟二字以采薇傳已訓腓爲辟故不復爲傳釋文云
腓符非反避也校書者依釋文增入也下傳云牛羊而辟人
者理也傳義自明不增入爲是凡字同而訓異者明古文字
別四月百卉具腓傳訓爲病據選註字本作痹此與采薇訓
辟者易咸卦腓荀爽作肥艮卦腓釋文云本又作肥是腓卽
肥字而肥與飛通肥泉歸異出同肥遁九師易作遁而能飛
肥飛皆有離辟之義故得訓爲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馬牛
過者皆辟不踐于時毛傳未顯太史公讀此詩腓字已解作
辟遷生士感而誦古文豈古文腓字本訓辟歟周之先公公
非字辟方非卽腓也其訓古矣

卽有郃家室傳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郃命使事
天以顯神順天命耳正義曰此郃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
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按說文
郃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國从邑台聲右扶風郿縣
是也詩曰有郃家室是姜嫄父爲炎帝之後伯夷亦炎帝後
爲堯四岳佐禹治水有功稷封于郃伯夷封于呂明郃國已
絕故稷得居其故地而以伯夷續炎帝之後也列女傳稱大
姜有郃氏女者言大姜與姜嫄同祖炎帝耳非殷時郃國尙
存周語伶州鳩曰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
神是大姜乃有逢國女周本紀張守節正義曰國語云齊許

申呂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大姜之家知大姜不家于四國亦可知大姜不家于有郇矣稷得事天宋世儒者頗以毛傳爲失以諸侯不得祭天也以傳觀之乃出于堯之特賜簡狄吞卵生契契封于商當亦得祭天知者論語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之詞湯爲諸侯而得祭天蓋因于契不然則殷以前諸侯得祭天也

誕降嘉種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引闕宮百穀辨其不止四穀又謂非天實降之按此皆不足致辨如稷非天生則穀非天降天實因郊而生稷則亦可因堯顯后稷而降之穀矣正義于思文臣工貽我來牟皆信之而獨疑于此

何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爾疋釋艸同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如郭言則秠亦黑黍傳不言黑黍因于上也春官鬯人鄭註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鄭志答張逸云秠卽皮其稗亦皮也爾疋重言以曉人如春官註及鄭志是鄭讀爾疋以秠爲秬之皮故云其稗亦皮又云重言以曉人是合秬秠爲一穀下箋云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乃分秬秠爲二與糜芑爲四穀正義引春官註但辨稗得爲秠而于禮註一穀下箋稱四穀處畧不分解亦疏

恒之秬秠傳恒徧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

恒集註作互按恒本桓字說文桓云竟也古文作互毛詩本
古文作傳時經字是互故訓爲徧竟與徧其義一也廣韻不
收桓字有互字註云通也徧也竟也出方言是亘訓竟亦訓
徧文選西都賦云北彌明光而亘長樂李善註引方言曰亘
竟也亘與桓古字通此竟之義也西京賦繚亘綿聯今本賦作繚垣
依註當作亘薛綜註曰繚亘猶繞了也善曰今竝以亘爲垣如薛
註是徧之義也定本作恒乃桓之省文耳正義於此殊畧桓
古鄧切

釋之叟叟傳釋淝米也叟叟聲也正義曰說文云淝汰米也孟
子曰孔子去齊接淝而行謂洮米未炊灑之而去言其疾也
又云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洩洩聲按說文釋淝米也淝汰

米也二字截然不同而得訓釋爲淝者淝訓汰米亦爲淝米
說文洩字下註云浚乾淝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
洩淝而行是許以洩爲浚乾以淝爲淝米趙邠卿孟子註亦
云淝淝也毛蓋讀淝如淝淝米將蒸以手起之故叟叟有聲
非洮米之淝正義述經釋傳叟叟俱作洩洩釋文云叟所畱
反字又作洩經字當作洩洩乃合正義原本

行葦

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
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說此經者或據班叔皮北征賦後漢
書寇榮傳及王符趙長君之說斷爲公劉詩按序言周家忠
厚詞無專屬經八章箋以上六章爲先王後二章爲成王傳

雖不顯而于曾孫爲主始言成王則亦與箋不別言先王而公劉在其中矣然洗爵奠斚傳云斚爵也夏曰醴殷曰斚周曰爵傳意以斚亦是爵主周而言箋云用殷爵者尊兄弟也以殷爵爲尊必周有天下之後乃可劃分殷周是毛鄭以肆筵授几而下爲武王時也然則首章統指先王二章以下爲武王七章八章爲成王如此則眾家之義皆合矣

或歌或嘒傳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嘒正義曰徒擊鼓曰嘒釋樂文孫炎曰聲驚嘒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註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而誤耳如孔言是以作徒歌爲誤釋文載毛徒歌曰嘒復引爾正其意亦以徒歌爲誤也按如孫炎之註謂徒然擊鼓其聲令人驚嘒此經主言歡燕

何取乎驚嘒之聲說文嘒云譁訟也訟云一曰歌訟譁譁歌訟是嘒與歌爲一類事園有桃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明謠不能合樂此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歌曰嘒明嘒不比琴瑟傳意嘒與謠同言酒殽旣備作樂助勸時或有比于琴瑟而歌者時或有不比琴瑟而嘒者耳毛傳不用正訓者多矣曰嘒必依爾正比于琴瑟豈爾正乎正義據王子雍以述毛非毛意也

敦弓旣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正義曰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註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惠氏引荀子以

證之是矣何邵公之說與荀子合孔不信者尙書文侯之命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孔安國註曰彤赤盧黑也諸
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彼正義曰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
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元以此彤弓旅
弓經作盧疏作旅爲周禮唐弓大弓如彼正義則彤盧卽唐大乃天
子之弓以賜諸侯之有功者而何邵公以盧弓爲士弓此其
所以疑也至謂敦與彫古今之異敦弓卽彫弓孔亦以何說
爲然文選東京賦彫弓斯穀薛綜註曰彫弓謂有刻畫也直
作彫弓相如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
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

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起于黃帝其來遠矣敦
說文作噶云畫弓也正用毛傳徐音都昆切廣韻都昆丁僚
二音

敦弓旣句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正義曰傳言此者明旣句
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旣句明是挽之
說文云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旣穀穀與句字雖異音義
同按說文穀云張弩也張云施弓弦也引云開弓也引云滿
弓有所鄉也則穀弓非卽引滿弓人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
王弓之屬註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其上文云爲天子之弓合
九而成規註云材良則句少也賈疏云此言角弓形未張之
時如賈言則此傳引合九成規正謂往體寡來體多以釋經

中句字既句者言畧有句形是弓尙未張與上章既堅一例
皆謂弓之良也正義以句爲穀又以引滿釋之全違毛意句
讀如鉤與鏃協釋文音古豆反亦非

既醉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云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
下也按說文類云難曉也从頁米一曰鮮白兒从粉省釋詁
鮮類俱訓爲善此傳訓善字當作類說文類云種類相似惟
犬爲甚从犬類聲此箋以類爲族類卽種類之類字當作類
類盧對切類力遂切音義迥別箋不言類當爲類則經本作
類傳讀爲類而訓善假借也

室家之壺傳壺廣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

路之廣故以壺爲廣按釋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
陳毛于中唐有甓胡逝我陳皆訓爲堂塗此傳訓廣知毛不
依釋宮矣說文壺云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
家之壺宮垣之道繚亘聯綿有廣濶之象而爾正釋文壺或
作韋漢書成帝紀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韋以上師古註韋
與園同園亦有廣大之義故外傳釋壺爲廣毛公依而用之
然如王子雍述毛云以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則廣
字不屬室家宜爲正義所駁傳意言天錫善道如何乎使女
室家之內意誠心廣皆有士君子之行也如此乃與篇義相
應說文廣云殿之大屋也應云濶也一曰廣也大也一曰寬
也經典言致廣大志意得廣德廣所及皆當从心作應

永錫祚允傳允習也正義述經云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于允嗣之子孫釋文允羊刃反嗣也陸孔皆作允嗣今汲古閣本允習也恐誤

鳬鷺

鳬鷺在涇傳鷺鳬屬正義曰鷺與鳬俱在涇故知鳬屬蒼頡解詁云鷺鷥也一名水鴝如孔言是以鷺鷥爲一鳥也按說文鷺云鳬屬从鳥殿聲詩曰鳬鷺在梁鷺云水鴝也从鳥區聲以爲二鳥說文序曰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畧存之矣是說文之字悉本倉頡不知解詁何以合爲一鳥鷺是鳬屬則與鳬相若而吳都賦鷺鷥鷺鷥李善註引蒼頡篇曰鷺大如鳩鷺固小于鳬也周禮春官巾車

云安車彫面鷺總註云鷺總者青黑色以繪爲之賈公彥疏云取鳥之鷺色青黑爲義是鷺鳥青黑色自來詞人惟云白鷺未聞有青鷺黑鷺者其不得爲一鳥明矣

鳬鷺在沙傳沙水旁也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旁沙也故云沙水旁易需卦九二需于沙註云沙接水者亦是水旁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从水少耳按說文沙是細碎之石故云水散石說文本無中字此經之沙當謂疏土濱江之地所在多有太白詩所謂相迎不憚遠直至長風沙者是也需卦正義云沙是水旁之地稍近於水與彼註沙接水合與此傳沙水旁亦合孔于此乃引說文以釋傳誤也

鳧鷖在魯傳壘山絕水也箋云壘之言門也正義曰謂山當水路合水勢絕也按釋水云正絕流曰亂郭璞註曰直橫流也凡兩岸有山或山在水中其脉皆橫流而過禹貢道岍孔傳謂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是矣非令水絕說文壘从艸覺聲爾正从艸从壘壘卽壘之省壘卽壘也聲同假借耳箋云壘之言門蓋與門通漢志浩壘水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註浩壘音閤門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水水經河水篇酈註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卽浩壘河也是字通之證浩壘之爲門酈註但稱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無橫流而過之形大河上有孟門山酈註稱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下有龍門山酈註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又下有底柱亦名三門山酈註稱三穿旣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謂之三門此外大江有海門二山海有碣石山秦始皇本紀刻碣石門皆山之絕水稱門者也

假樂

序嘉成王也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又云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按古者假嘉一字首章傳讀假爲嘉非字訓也是以中庸引此詩直作嘉樂箋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是嘉者天嘉之也正義云云失序意矣

民之攸壘傳壘息也正義曰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

攸堅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咽則堅與咽古今字也按孔引爾正某氏以咽當此詩之堅非也說文咽云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詩曰昆夷咽矣綿詩昆夷駝矣維其喙矣傳云喙困也方言云喙猷倦也郭註云今江東呼極爲喙方言又云喙極也郭註亦云江東呼極爲喙廣韻二十廢喙字註云許穢切困極也合毛傳方言釋之也引詩云昆夷喙矣又云本亦作喙喙廣韻引詩與說文同皆指維其喙矣句史記匈奴傳岐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註曰或以岐行或以喙息是喙有息義故許叔重以咽當詩之喙咽喙喙喙四字通也然則爾正之咽息乃釋綿篇之喙字此詩之堅不見爾正然爾正云憩息也玉篇云屍息也今作憩廣韻亦同爾正釋文云憩

本或作惕說文惕云息也徐鼎臣謂今別作憩非是此詩堅字當是屍字卽爾正之憩說文之惕字耳

公劉

篤公劉傳公劉居于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按不窋窋于戎狄公劉應自狄而遷傳言居于郃者國語云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明不窋一人自竄非盡室而行子孫猶在郃國至公劉復爲稷官故史記匈奴傳謂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爲稷官必在郃國故言居於郃白虎通云后稷封于郃公劉去郃之豳同于毛也夏有三亂一爲大康時一爲帝相時一則帝辛時傳言夏亂未知傳意

當夏何帝正義謂在大康後少康前約畧言之耳史記周本紀索隱曰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姁氏生不窋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嘗以索隱之言參之春秋內外傳乃知冤卻太史公昭九年左傳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后稷封邰乃在堯世不得言自夏今言自夏則謂夏世爲后稷之官與國語世后稷之文合周本紀曰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自后稷之興至后稷卒言皆有令德非止一世之詞蓋依內外

傳統稱不窋以上諸君官后稷者非謂后稷之身也劉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彙善十有餘世公劉辟桀居豳以公劉當帝辛時逆推之則鞠陶當帝皐帝發二帝在位共十年而不窋當帝孔甲夏本紀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卽周本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也禹至桀十七世除兄弟同世者實十三世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足以當之湯至紂二十九世除兄弟同世者實十五世公劉至文王十二世足以當之如此則所謂千餘歲惟十四世者非所難矣然則傳言夏亂謂夏桀時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囚湯正所以迫逐公劉公劉見幾而作故免於難傳言遂平西戎而遷其民

者公劉先世爲西土之長豳當屬岐自不啻卒後子孫居郃其地爲西戎所占必先平之然後可遷傳明所以得遷之意于經無所當也

既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正義曰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之又引孫毓言此篇無饗燕尊賓之事其意以孫評爲然按首章傳言諸侯之从者十有八國三章經言于時廬旅謂同遷諸侯寄寓豳邑如衛戴公之廬漕也此章筵几之設卽燕廬寄之諸侯食之飲之飲卽是饗驗之上下經旨瞭然何言無饗燕尊賓之事孫許未確正義以筵几爲羣臣設亦非

酌之用匏傳酌之用匏儉以質也正義曰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如孔言是傳作且質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作且質乃合正義原本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郃國來遷羣臣从而君之尊之猶在郃也正義釋傳曰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按訓宗爲尊自是箋義孔以鄭釋毛殆爲孫毓所惑毓謂國君不統宗以毛爲失按春秋襄十二年老傳云同宗于祖廟又云爲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杜元凱註云卽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其祖周公如左傳則六國以魯爲大宗不得謂諸侯不統宗矣孫毓之言本非了義然傳意殊不謂此禮大小宗

法一姓之宗耳諸侯爲一國臣民之宗天子爲天下臣民之宗乾吾父坤吾母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此乃所謂大宗橫渠西銘義蓋本于此傳

既景迺岡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正義曰定本影皆爲景字其述經釋傳皆作影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傳中景字當仍作影乃合正義原本

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單者無羨卒也正義曰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邵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處有冠鈔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釋箋又謂上已至幽不宜方說在道戎地無寇無所用兵意右鄭矣然三重爲軍乃王肅之義毛所未言按二章于胥斯原既

順迺宣邵民已處原地而時耕矣而此章復言治田三章既岡觀京已依京而作室矣而此章復相陰陽觀流泉詳觀經意此章相度乃以處新來之眾蓋公劉以邵民遷亦有他國之民間風景附者公劉已處邵民故復度隰原度夕陽以處之傳達經意釋爲相襲則三單二字非復可以數目言蓋襲者重也隰原在內夕陽在外既度隰原以爲田重度夕陽以爲宅故云相襲耳古者兵民不分箋以三單爲無羨卒亦以兵言正義不譏此等處未免故爲與奪

幽居允荒傳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寬大也按傳以夕陽爲人之所處箋以夕陽爲幽之所處而釋允荒爲信大則傳箋意同經此句結上五

章起下末章上胥原溥原隰原夕陽皆公劉新國下章皇過則不啻舊居史記正義云公劉徙漆縣爲今陝西之邠州康成以豳在榆邑則爲今邠州屬之三水縣相距六十里實則一地是公劉新國在邠州寰宇記慶州安化縣尉李下引水經註云尉李城亦曰不啻城白馬水下引水經註云洛川南逕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真寧縣大陵水下引水經註云大陵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寧陽城故豳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安化爲今甘肅慶陽府附郭首邑寧陽卽慶陽府南百六十里之寧州經有皇澗過澗則是北得不啻舊居說文邠云周大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豳云美陽亭卽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豳關郭

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从邑支聲漢美陽故城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許叔重以邠岐爲一地者公劉時自邠州南至渭水皆爲豳國故大王遷岐山綿詩傳猶訓古公爲豳公至文王受命始改號爲周也計自慶陽南至渭水約七百餘里豳居允荒經言信不誣矣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會取鍛厲斧斤之石正義釋傳曰礪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釋箋曰鍛者治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樁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樁質故取之也按釋文鍛本又作礪春秋左傳宋有褚師段鄭有公孫段印段皆字子石段卽礪之古文也左傳與毛詩俱古文此經應作

段故傳訓爲石至鄭箋詩時經與傳字皆作鍛則鍛不可以訓石故鄭以鍛質釋之良由字易而訓殊正義猶欠分晰說文鍛厲石也从石段聲春秋傳曰鄭公孫鍛字子石徐音乎加切鍛鍛字形相近傳寫誤耳玉篇廣韻鍛鍛並載玉篇以鍛爲厲石廣韻以鍛爲厲石二字混淆已久宋本釋文引說文云鍛厲石字林大喚反雖二本互異然以呂忱之音觀之則晉時說文猶未誤字林固本說文者也況鍛从段聲如果說文爲鍛則必公孫段作段而後可自來左氏傳鄭公孫段未見有作公孫段者則說文是鍛非鍛莫明于此矣

芮鞠之卽傳芮水厓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正義釋傳曰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鞠爲究此鞠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鞠之意按昔育恐育鞠曷又鞠止傳皆訓窮此傳非訓鞠爲究蓋讀鞠爲究鞠居六切究居又切古無人聲二切一耳漢書地理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隩雍州川也師古註隩讀與鞠同韓詩作隩周禮職方鄭註引此詩作泥隩泥二字俱从尻尻與究俱从九得聲聲同者義必同是鞠隩泥究四字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溫水篇註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外又有金山郎究金谿究之名此經承皇過二澗

之下則皆山谿小水故傳以爲究矣箋云芮之言內內字疑誤當云芮之言隩經有鞠無隩故轉芮爲隩芮如銳切隩於六切古無入聲二切亦通不然水之內曰隩而轉芮爲內則水之外曰鞠何以不轉鞠爲外乎正義以經爲互文強爲之說殊可不必今本爾疋釋邱隩隩也厓內爲隩外爲隩此詩正義與陸氏釋文本俱作外爲鞠爾疋釋文鞠引字林作坵云隩厓外也說文澳云隩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隩與今本爾疋合然觀字林以鞠爲坵又訓隩厓外也則隩坵亦一字也

河酌

可以饘饠傳饘饠也饠酒食也正義曰蒸米謂之饘饘必饠而熟之故言饘饠非訓饘爲饠按爾疋釋言饘饠稔也郭景純註今呼饘飯爲饘饘熟爲饠邢叔明疏云稔熟也引孫炎曰蒸之曰饘均之曰饠如爾疋饘饠俱訓稔故孫郭皆以熟爲解正義據之遂謂傳非訓饘爲饠按釋文引字書云饘一蒸米也玉篇云半蒸飯也說文饘滫飯也蓋以水沃而蒸之也參之孫炎蒸之曰饘則饘之爲蒸無異詞說文云饠飯氣蒸也則非均之曰饠饘熟而饠之謂是饠與饘皆爲蒸故傳訓饘爲饠矣

卷阿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从臣吉者善也吉士

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
按求賢是統詞序意言求賢當用吉士以吉士爲重書曰彰
厥有常吉哉又曰庶常吉士曰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小
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皆以吉士爲重孔以序者
別其文誤也說文賢多才也取堅也古文以爲賢字毛詩本
古文序求賢當是取字正義引說文不爲分晰亦疏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
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也感
王之善心也傳甚簡畧正義以箋意述之按卒章矢詩傳云
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此矢音與彼
一也傳意言今王蒞政當求樂易之君子使之來游王朝而

作歌以陳其音蓋欲成王先求直言不得與鄭同也

伴奂爾游矣傳伴奂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奂自縱弛之意也
釋文伴音判徐音畔奂音喚徐音換正義曰傳之此言以二
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奂爲文章又曰毛當讀爲伴奂不
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按說文伴大兒依此傳爲說論
語煥乎其有文章說文無煥字新附有之蓋通用奂字孔以
傳伴奂二字分良是但以徐音爲鄭讀則非依徐音當讀畔
換漢書高帝紀贊項氏畔換韋昭註畔換跋扈也與箋縱弛
義異鄭音亦當如毛王肅孫毓孔晁皆以縱弛爲譏孔申之
具在正義縱弛二字若作放縱懈弛其理誠短然箋言縱弛
復引論語恭己正南面證之則非放縱懈弛之謂弛與施通

釋文本作施爲人君者最忌操切若能自縱舍施與賢者共之乃是人君美德是以周書曰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蓋不自用而用人則收用賢之益故鄭言縱弛復以恭已明之也正義申箋引子之燕居申申如也爲縱弛之狀非鄭意也

似先公酋矣傳酋終也正義曰適終釋詁文彼適作酋音義同按詩爾疋皆作酋如孔言則正義經作適故曰彼適作酋今本校書者改之也當仍作適乃與正義本合

第祿爾康矣傳第小也箋云第福康安也正義釋傳曰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第福宜爲小福故以第爲小福按經有祿無福訓第爲福乃是箋義傳無是也第小對下

傳嘏大而言傳意謂爾受命已永長矣身之小祿亦于爾安矣若得樂易之君助終爾之性命卽大大之祿亦于爾爲常矣未可以箋義述之釋言云第小也廣韻八未第引毛萇詩傳曰蔽芾小兒下有第字註云同上是第芾一字故傳訓爲小釋詁云祿福也郭景純註引詩曰祿祿康矣是經第字本有作祿者故箋訓爲福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此詩不復多也按首章望賢人矢音此章賢人已盛陳詩必多維在遂令大師日誦于側非謂歌此一篇必知傳意如此者召公作詩非假公卿獻之卽云召公亦是公卿陳戒于王自出召公之意復誰使

乎明是召公勸成王法古明王使人獻詩廣其聰聽正義以傳爲召公自言作詩之意同于鄭箋未爲得也

汲郡古文成王三十三年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所紀自是實事而詩不必作于是時公劉洞酌卷阿三篇一時之作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言將蒞政則是周公攝政之七年末成王八年初作下至游卷阿尙二十餘年故毛鄭釋此詩皆謂賢士來游王朝不言成王游也至執毛鄭之說謂古文附會則又不可汲郡之書出于晉世于時毛序已行誠欲附會何爲反示參差以此知載筆者自紀王游非傍詩史矣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也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正義曰左傳服虔註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按服註依世本爲說紀年康王二十四年丁酉召康公薨至厲王元年戊申百三十二年除康公一世尙有十五世每世不及十年理難據信江漢箋云召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不言幾世亦知世本未可全依正義不引江漢箋反據服虔強爲申說誤也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正義釋傳曰以汔之下卽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釋箋曰箋以汔之爲危旣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

也釋詁云譏汙也孫炎曰汙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汙得爲幾也如孔言是謂傳訓危爲誤按傳危字非安危之危釋詁云幾危也又云幾近也危有近義又云譏汙也孫炎曰汙近也是汙亦有近義玉篇廣韻皆云譏危也是譏卽幾汙卽危爾正重言以曉人故傳訓汙爲危易未濟小狐汙濟釋文引鄭云幾也井卦汙至亦未繙井王註訓幾亦與此箋合鄭明毛義危之爲近故訓汙爲幾傳箋同矣至釋詁郭註謂相摩近乃是讀汙爲挖故釋文音古愛反文選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云承露槃太清李善註曰西都賦挖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挖摩也槃與挖同古字通是挖爲摩近正義引郭註不言汙之何以得爲摩近亦疏

憊不畏明傳憊曾也正義曰憊曾釋言文爾正本或作憊曾音義同如孔言則經作慘字釋文亦同云慘七感反本亦作憊今汲古閣註疏本及集註本經文皆作憊校書者依爾正改之也當仍作慘乃合

以爲民述傳述合也箋云合聚也正義曰述合釋詁文按釋詁仇合也仇與述同故好述亦作好仇傳以述爲仇故訓合也箋言合聚仍以述字申傳說文述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述孱功書作旁鳩釋詁曰鳩聚也正義尙欠分晰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正義引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按如子雍述傳但言居位用事不屬王躬殊非經意上以近有德以爲王休及卒章王欲玉

女皆指王躬而言此傳訓戎爲大亦當指王躬易乾鑿度曰
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
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老子曰域中有四
大王居一焉說文曰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言其德非言其位
傳意王能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如此德將日大雖小子而亦
用以大人也訓詁之言取申經意孫毓謂大雖小子於文不
便用此爲譏說經者不當如此箋義固允何必抑毛

板

序凡伯刺厲王也經板板傳云反也上篇云無俾正反則厲王
初年猶未反先王之正道至是而憲憲泄泄更立法度盡與
先王之道反故凡伯刺之而以板名篇經八章前五章言道

反民病後三章言牖民之道在法祖而敬天也此與瞻印凡
伯當是父子經云匪我言髦傳云八十曰髦于時凡伯年已
八十經云善人載尸箋云時厲王虐而弭謗弭謗爲厲王八
年事後四年而流彘又歷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而至
幽王年逾百四十餘歲恐不能如此壽長故以爲父子也

天方難無然憲憲天方蹶無然泄泄傳憲憲猶欣欣也蹶
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
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
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正義釋泄泄句曰王之方欲動變先王
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競隨從而助之
又曰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爲惡政競隨從而

爲之制法也按孔以沓沓爲隨从競進非也泄說文作𦵑又作𦵑云多言也卽引此詩沓云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日小雅十月之交噂沓沓憎釋文云沓本又作𦵑廣韻作𦵑說文口部言部無𦵑𦵑二字以日者詞也从口乙聲象口氣之出沓已从日不假更从口从言泄泄沓沓爲言語之多古訓如此傳引孟子箋言變更先王之道皆依孟子爲說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又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其下引此詩而釋之曰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然則沓沓者以先王爲不足法極口詆毀議論風生非隨从競進之謂經已戒其無然卽言辭輯辭釋良以語多複疊則不能和非毀先王則不能

懌故以泄沓戒之又以輯懌教之也箋云無沓沓然據傳不據經下囂囂猶警警灌灌猶款款箋皆據傳爲義而此箋無憲憲然獨據經文疑傳寫之誤當云無欣欣然乃合爾正憲憲洩洩邢叔明疏引此箋亦作無憲憲然則其誤久矣達其意以成其惡孔以俗本作逢爲誤卻與孟子逢君之惡合俗本勝也

及爾同僚釋文云僚字又作寮言字與寮同是陸氏經作僚也正義述經釋傳皆作寮今汲古閣本經傳皆作僚校書者依釋文改之也當改作寮乃合正義原本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云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正義釋傳作以體柔人是傳有以字今本傳寫脫落當增入

天之牖民傳牖道也按召南吉士誘之傳亦訓道訓同者明古
字通韓詩外傳牖作誘易坎卦納約自牖釋文云陸作誘說
文差云誑誘也或作誘古文姜姜云進善也文王居姜里王
篇姜云今作姜是姜爲古文誘字尙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鄰
以免乎牖里之害是牖與誘本通故皆訓道也箋云道民以
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與說文進善之訓合

宗子維城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正義曰以上言大宗謂同姓
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辨之是鄭以大宗爲王同姓之
適子宗子爲王之適子也毛無傳正義以箋述之按召南宗
室牖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在宗載考傳云夜飲必於
宗室意謂天子諸侯同姓之宗子與上大宗箋別而大宗維
翰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則合同姓異姓而其宗之大宗既
與鄭異則此宗子亦必不得與鄭同傳意謂天子者乾坤之
宗子耳詳見公劉篇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四十九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四十九

李庶常毛詩細義

三

庚申補刊

南海桂文烜鄒伯奇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